

陈益◎著

漂 移 的 古 鎮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漂
移
的
古
鎮

陈 益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漂移的古镇/陈益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
2010

ISBN 978 - 7 - 208 - 09169 - 6

I. ①漂... II. ①陈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37384 号

责任编辑 田芳园

封面设计 傅惟本

插图 戴红倩

漂 移 的 古 镇

陈 益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 × 965 1/16 印张 21.25 插页 2 字数 241,000

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8 - 09169 - 6/I · 779

定价 28.00 元

目 录

白鱼阵·····	(1)
宁静之乡·····	(10)
钱与酒·····	(27)
河泛·····	(48)
野雉湖·····	(73)
你想要什么·····	(89)
风波骤起·····	(111)
媼孃·····	(127)
人言似刀·····	(144)
客从何处来·····	(164)
知心难得·····	(180)
班子·····	(199)
黑榔头·····	(227)
波诡浪涌·····	(243)
恼人的博物馆·····	(262)
典雅人生·····	(281)
活法·····	(295)
所有的结局都是开始·····	(314)



白 鱼 阵

是一个离今天很遥远的夜晚，当一条普通的柏木船在夜晚的港汊里灵巧地拐个弯，滑进湖荡镇南侧的野雉湖，关于那个夜晚的故事，便有了扑朔迷离的开端。

一股潮润的风带着哨音，蓦然从湖湾里吹来，让人不由打个寒噤，眼前却顿时开阔了。虽说是夜间，月色微弱，但湖面上无遮无拦，又泛起幽幽的波光，仍然能看得很远。春天总是野雉湖最美妙的季节，对于靠湖吃湖的人尤其如此。

船上是一对夫妇。男人的年纪不轻了，精瘦、稳健。他点燃船头的一盏风灯，将船儿泊在了湖中，熟练地布下丝网，然后盘膝坐在船头上，静静等候。用丝网捕鱼其实并不难，那些在野雉湖里窜来窜去的鱼儿喜光，看见哪儿有光亮，就会朝那儿游。游得畅快了，被网丝缠绕住都不知道，一挣扎，网杆就动了。这就给了捉鱼人信息，让他手到擒来。

今天却有些异样。抽掉了三支烟，还没有一条鱼儿碰网。他不耐烦了，直起身子，深深地打了个哈欠。就在这时，脚下的小船突然涌动起来。远处的波浪仿佛受到什么骚扰，起伏不停，发出噼噼啪啪的喧哗。

他不由一怔。

躺在舱里的女人叽叽咕咕说了两句梦话，翻个身，又睡着了。她有些发烧，脸色潮红，头脑晕乎乎，却说在家里睡不着，非要陪男人出湖捕菜花塘鳢鱼。进了湖，她倒是睡得很香。女人是细心的，唯恐他一个人忙不过来。黑色带斑点的塘鳢鱼，圆溜溜的头，在菜花金黄时节最鲜美，很卖得

漂起价钱，这个季节抢一夜，胜过平时忙十天。可平时每一季也有每一季的忙，忙得去年三伏里竟忘了将柏木船拖到岸上修修。柏木、麻丝、油灰、桐油，女人都准备好了，丢在小屋里，偏偏毫无理由地忘记了。他心里隐隐地懊悔。

远处，噼噼啪啪的声音仍在响着。

他倾听片刻，神经顿时绷紧了，一股热血悄然冲向脑门。

湖上的哪种声音他不熟悉？然而讲不出这噼噼啪啪是什么声音。他发觉自己过于敏感，连忙收起网，略一踌躇，将小船朝着发出喧哗的地方摇去。不知道怎么，心头浮起一丝不祥之兆，呼吸就有些急促。

咳，不管是什么，随它去吧。

然而好奇心又驱使他要到那儿看看，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呢！

噼噼啪啪的声音愈来愈清晰。

湖上没有大风，显然不是涛声。他使劲用鼻子嗅了嗅。嗯，风里裹挟着浓浓的水腥味和鱼腥味，似乎还有隐隐约约的黑影在跳动。那是什么？是水妖，是湖神，是鱼仙，还是别的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？

他无法回答自己的疑问。两只手却仍然掌着橹把，下意识地往前摇。弄不明白的事情越要弄明白。抬头看去，云絮像贴在了天上，纹丝不动，下弦月缓缓地钻出来，洒出朦胧而微弱的光亮。天气不错，不该冒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呀！

“喂，起来，醒醒！起来！”

他有些不忍心，但还是大声把妻子喊醒。醒着总归比睡着好。他不相信女人上屋屋要漏、女人上船船要翻的说法，所以女人想跟他上船，从来都不反对。

“怎么，捉到多少鱼了？”

悠然的声音从舱里传来。女人这一觉睡得很舒服，看来热度退了，精神也好多了。可是一句话没有说完，船身一阵摇晃，她顿时感觉到了什么。连忙把头探出舱沿，四处张望。夜色里，传来噼噼啪啪的声音，莫非是什么东西的溅水声？

她慌了：“是有人落水了，还是……？”

男人不作声。闷着头，机械地将船往前摇去。他不想回头，任随那异

样的声音诱惑。捉鱼人不怕水鬼，水鬼来讨命，你想逃也休想逃掉。仔细听听那声音，并不像有人落水。落水的人肯定会拼命呼喊的，呼喊不出，也就不可能扑腾了。

船，像是一支钝钝的箭，缓缓地穿越波浪。忽然，一条黑影“飏”地射了过来，像一根粗大的萝卜，击打在男人的胸前。他猝不及防，脚一软，竟摔倒在了船板上。也许是慌乱，好容易才爬起。摸摸胸口，有些潮湿，却好像不痛，没有受什么伤。随即，又一条黑影窜起，在空中晃了晃，沉重地落在船舱里。女人吓得叫出声来：

“妈呀！……”

那东西咚地蹦起来，往她怀里钻。她赶紧推出手，无意中发现那东西湿淋淋、滑腻腻，而且带着一股腥味——啊，是一条鱼！

“是鱼，是鱼！”

几乎在同时，男人也惊叫起来。

鱼，无数条鲜灵活跳的鱼，像发了疯似的，从湖里蹦到船上，又弹跳到湖里。人声不能惊扰它们，反而使它们蹦跳得更加起劲，甚至傻乎乎地往人的身上撞。

女人忘记了恐惧，兴奋地喊叫：

“鱼，送上门来的鱼，还不快捉呀！”

男人不等她叫喊，早已动手。此刻来不及拿任何工具，他用双手抓，用两脚踩，不顾一切地向前扑。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，只觉得满世界都是鱼。鱼儿失去了理智，人也失去了理智。手里捉住一条，脚板踩住一条，谁知又有鱼儿莽撞地蹦到了他的腰间。脚下一滑，他仰面摔倒了，后背偏偏又压住了一条鱼！

“娘的，看你往哪儿跑！”

“噶，这里！……”

“快往舱里丢！……”

“噶，好大的白条呀，起码有七八斤！”

“少啰唆，快捉！……”

夫妻两人的精神高度亢奋。活了几十年，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鱼自投罗网。转眼间，舱底里就铺了一层，白花花的，噼啪乱跳。这哪儿是

漂 鱼，是天上落下来的金银财宝啊！

移 趁着喘息的时候看一眼，全是白丝鱼，又白又大的白丝鱼。别的鱼一条都没有。男人顿时醒悟了——他们遇到了“白鱼阵”。野雉湖十几年一遇的“白鱼阵”，他们无意中碰上了。

镇 男人的脑子里倏然掠过一道闪电。

很小的时候他就听到过，野雉湖里有“白鱼阵”。那是菜花盛开的季节，略有些闷热的夜晚，无数条白丝鱼聚集在一起打雄交尾，来往穿梭，躁动不安。假如受到什么惊扰，立即会发疯似的蹦跳，激起的波涛几乎能将渔船掀翻。能见到白鱼阵是福气，也是灾祸，就看你良心平不平，是不是很贪婪。野雉湖畔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。满载而归的不少，而船毁网破的也屡见不鲜。

他猛地喊道：“不能捉！回去，回去！”

“什么，回去？有鱼不捉，你发痴了？”

“这是白鱼阵，你懂不懂！这么多的白丝鱼你惹得起吗？要向你讨命的啊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，捉鱼的人惹不起它们？”

男人知道，在这种时候跟她多讲没有用，也顾不上。他只管操起橹把，咬咬牙，粗鲁地掉转船头。再多的白丝鱼在湖里蹦跳，看都不想看。

已经晚了。

失修的柏木船本来就有缝隙，此刻经不起风颠浪涌、人蹦鱼跳，舱里又压了沉甸甸的白鱼，很快就渗水了。他只顾拼命摇船，没有任何感觉，摇出一段路，发现舱里已经进水，船身渐渐向下沉去……

男人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拼命往前摇。

一钩月亮悄然钻出云层的包围，给湖面洒下莹洁的辉芒。简直像变魔术一般，刚才铺天盖地满世界都是的白丝鱼，顷刻之间便在湖中消失得一千二净。

“白鱼阵”退去后，野雉湖泛起宁静的波光。

疯狂的一幕不复存在，仿佛做了一个春梦。

然而，渔船分明在渐渐往下沉……

男人没有犹豫，立刻跳下舱去，伸出双手抓住白丝鱼，接二连三地往湖



白鱼阵

女人急了：“你要死了，这是我捉来的鱼，给我放下，放下！”

说着一下扑到他的身上，揪住他的双臂。船失去控制，滴溜溜在湖上打圈子。舱里的水似乎更多了。

男人用力挣脱而出，粗鲁地吼道：

“你就知道鱼、鱼，这些鱼能随便捉吗？它们在孕子产子，一条母鱼肚皮里有多少子？！”

女人哑口无言。

他赶紧弯下腰，将舱里的白鱼一条一条往湖里扔。扔得一条也不剩，他才能安心摇船。

风，沙沙地掠过芦荻。惨淡的星，一颗又一颗落入湖里。

.....

这个流传了多年的故事，结尾有几种版本。有说女人不愿意丢掉满舱的鱼，渔船最终还是沉没了，夫妻俩都没有生还；有说舱里的鱼全都抛弃后，两人毫发未伤，天亮时分把船摇回了家；也有说他们在湖里不仅见识了白鱼阵，还得到了更多的宝藏……

凡是在湖荡古镇住过些日子的人，都听说过这个故事。

因了白鱼阵，人们始终对野雉湖由衷地敬畏。

这几天，野雉湖畔发生了一件比白鱼阵更令人诧异的事：

湖荡古镇的旅游景点将被出卖。

不，讲得准确一点，是旅游景点的经营权将转让。

这个消息在网络上出现后，传得不知比风快多少倍，而且一下子引来了无数帖子。

消息说，湖荡镇政府与上海古今投资有限公司经过多次磋商，终于达成协议，决定成立一家由古今公司控股的“湖荡镇古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”。从现在开始三十年内，他们将拥有湖荡镇旅游景点的开发权和经营管理权。讲得通俗一点，以后不仅所有的门票收入都要交给这家公司，景点开发也以他们为主。镇政府对他们有监督权，但更多的是作出承诺，给予优惠的政策支持，使他们发展得更健康。古今公司的动作很快，马上

就要在西栅附近动工“新江南”项目了……

分管旅游的副镇长吴秋成，桌子上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。打电话来的，彼此都相熟，他们对这件事表示了极大关注，有探询的，有怀疑的，有责问的，唯独没有赞同的。他不能按住电话机不让它响，便用最简短的话语作着回答：

“是的，他们答应拿出一笔转让费，具体数字……暂时还不能公开。过去我们是政府负责保护古镇，耗费的资金太多了，现在实行企业化运作，相信湖荡镇和古今公司会双赢的……”

有人问得很直率：“那家公司，怕不是来捞好处的吧？”

吴秋成踌躇一下，说：

“古今公司当然是以赢利为目的，但协议规定得很清楚，我们不必担心以后古镇的保护维修缺少费用。他们还承诺，要以更多的资金投向古镇建设。拆迁工作嘛，也开始了……”

“老百姓议论纷纷，他们把老街拆得不像啦！”

“……”

傍晚回到家里，妻子何其一边为他端上饭菜，一边抱怨道：

“我阿爸来了两趟，等不及你，刚刚走掉。他说，我们何家的房子，从老太公手里一直住到现在，听说过几天就要拆迁，真的有这件事？半条老街要拆掉？”

“嗯。”吴秋成默默地把饭扒进嘴里，未置可否。

“他们古今公司要建什么新江南、新湖荡，说是跟上海新天地学的，还要超过他们，口气倒是不小，是吗？”

“唔。”吴秋成含混地点点头。

“难道你也赞同这样做？”一向不愿参政议政的何其，对秋成的态度很感惊讶，“这么多年你们搞旅游，我一直看在眼里，湖荡镇的老百姓也看在眼里，你就这样把宝贝都丢给他们，让他们瞎搞？”

“哎呀，你让我脑子里清静点好不好？”吴秋成不耐烦了，把饭碗往桌上一推，“别人烦，你也烦！”

何其更加感到惊讶：“你怎么啦，我说错了？”

“你没有错，全都是我的错，我的错！”

吴秋成闷着头，躺倒在床上，再也不愿意讲一句话。何其给他倒了一杯水，可他看都不看。

他的心里像是塞进了一团乱麻。

三天前，是他代表镇政府与古今公司签订的协议。他从旅游公司总经理干到副镇长，心里自然明白，这对于古今公司来说，起码在理论上是一笔上算的买卖。湖荡镇每年有二千多万元旅游门票收入，经营三十年，古今公司仅门票收入一项，粗算算就能达到六亿多元。何况，旅游收入只是古今公司盘子中的一块蛋糕。他们原本就是做房地产开发的，拿到了经营权，岂能不大张旗鼓、大肆进军？湖荡镇的土地价格比上海便宜得多，又有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作衬托，房地产所获得的利益，绝对不是“暴利”二字能概括的啊！

然而，湖荡自己经营旅游，却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十几年来，游客总量逐年上升，门票和其他收入也很可观，但是到了年关算算账，仍捉襟见肘，员工的工资奖金都要拖个把月才能发放，银行却连连催促还贷。江南水乡那么多古镇，都在千方百计争夺旅游市场，竞争呈白热化状态，假如每年拿不出一两个新套路，各地的旅行社马上会给你颜色看。吴秋成老是在为明年该开发什么新项目而发愁。难哪！越是发展，越是需要投入资金；越是建设，越是觉得与预定的目标在拉远。

湖荡镇经过多年努力，成了一个观光旅游区。当古今公司董事长唐云飞雄心勃勃地提出，接收经营权，然后投入巨资，将湖荡提升为集观光、娱乐、休闲、体验、度假、居住为一体的综合型、多元态、国际化“度假区”时，这口号这前景着实让人耳目一新。人们发现，湖荡的旅游过于传统，确实也需要提高层次。然而，吴秋成却明白唐云飞是在吹喇叭、揽浪头。跟他打了这么多年交道，还看不出来？然而，自己却连揽浪头的底气都不足。不管是什么浪头，都要靠金钱支撑的呀！

要不要转让经营权，两种意见争论得很厉害。党委会开到深夜，仍无定论。但，湖荡的现状明摆着，不决策也不行。

国务院办公厅有过一个文件，明确规定，“不得将世界文化遗产租赁、承包、转让给个人、社会团体或企事业单位经营”。湖荡的旅游景点虽然算不上世界文化遗产，却是风景名胜。省政府也有规定：“风景名胜资源不得

出让或变相出让。”然而，靠自己的力量经营，只能勉强度日。优胜劣汰，这个规律谁也无法违背。

党委书记最终还是拍板了。他对秋成说，你去跟他们谈吧。转让经营权不是好办法，但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办法。哪怕不是白猫，不是黑猫，而是一只灰猫，也该让它捉捉老鼠看。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，谁是心甘情愿上梁山的？

临睡前，秋成习惯地在电脑上收了一下电子邮件。有一封邮件来自瑞士。莫里茨这机灵鬼居然也得到了消息，询问秋成，这样一来对古镇的保护是否有影响，以后老外们来湖荡看到的東西，会不会串味？特别是李宅、尚书第、西栅，还有野雉湖。他说，前些时候去了意大利的丽晖谷，那也是一个小镇。除了滑雪场和越野自行车道、天主教堂，这里没有任何不协调的建筑，能看到土拨鼠、小羚羊、长须秃鹰和松鸡的踪影。在丽晖谷，他自然而然想起了湖荡……

“唉，叫我怎么说呢？”

秋成深深地叹了口气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湖荡镇的旅游，好似野雉湖的白鱼阵，看起来风起云涌，浪涛拍岸，银鳞飞舞，不少人也确实如愿以偿地有了收获，但是任随白鱼游走的，也大有人在。湖荡镇发生的变化，对本镇人也难以讲清楚，更何况是对老外？

他明白，今夜自己是很难入睡了。无数往事像电影一样，一幕幕闪现在眼前……

宁静之乡

是十年前的一天傍晚，当吴秋成陪着那个黄头发、蓝眼睛的外国人走过湖荡古镇的半条街、去往李宅的时候，一路上接受的几乎都是纳罕的眼光。镇小，交通又不便，来的人很少，出现一个陌生人就引人注目，更不用说是老外了。

其实，秋成心里也很纳罕。

莫里茨来湖荡干什么呢？

他和莫里茨——也就是这个老外，仅仅是几个小时前在轮船上邂逅的。午后，当他气喘吁吁地在苏州南门码头跳上拖驳，舱里早已挤满了旅客和行李，连一双脚都摆不下。是莫里茨很有礼貌地挪动身体，给他腾出了一个座位。他挤了进去，脚只好搁在莫里茨那只硕大的旅行袋上，便有些歉意。莫里茨却满不在乎。

轮船出了葑门，缓慢地驶近古运河，远远看见那座长虹卧波似的宝带桥，莫里茨为眼前的景色如痴如醉，忍不住赞叹道：

“哦，哦，太美了！湖荡镇的景色，也有这么美吗？”

“是的，也有湖水和古桥，”秋成回答，老外的中国话讲得如此流利，令人惊奇，“还有很多上年纪的老房子。”

“啊哈，我就是去那里看老房子的呀！”

从苏州去往湖荡镇有五六十里水路，轮船慢腾腾的，足足要走大半天。陪伴旅客的只有发动机单调的突突声。勤快的女人开始做针线活，有几个男人聚在一起打扑克，更多的人则以瞌睡来打发这沉闷的旅程。莫里茨却

丝毫也不感到厌倦,相反,对从窗口掠过的水乡景色,他都非常感兴趣,缠住了秋成问这问那,仿佛对什么都感兴趣。

很快,秋成从莫里茨嘴里得知,他来自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个瑞士小镇,目前尚在上海同济大学读硕士。湖荡镇的名字,是从建筑系的宋教授那儿听到的。宋教授曾经组织前几届的学生考察过湖荡镇,对湖荡镇的印象很深。生性喜欢旅游的莫里茨心里一动,决定单独出行,先去苏州的几个园林,然后去陌生的古镇。他觉得这绝对是一次有趣的探险。

秋成被他的天真逗笑了:“老房子很多年没人住了,除了断垣残壁和蜘蛛网,能有什么险可探?”

莫里茨却很自负:“不,有的,有的。”

下了轮船,秋成自然而然地成了向导。

李宅是在古镇南栅,紧贴柳荫笼罩的市河。整齐有序的花岗岩,托起了临水的粉墙黛瓦。石库门黑漆驳落的门扇紧闭着,挂一把很大的铁锁。他们没有钥匙,即使有钥匙,也未必能塞得进锈蚀的锁孔——吴秋成是中学语文教师,在湖荡镇土生土长,知道李姓是大户人家,祖上经商致富,在明代崇祯年间置下了这幢规模不小的宅第,并屡经修葺、扩建。最近几十年间,李家的后代纷纷出外求学、谋生,远的去了中国台北、香港和美国洛杉矶,近的在上海、苏州、北京,几乎没有一个留在湖荡镇的,偌大的房子已空关多年。好几年前镇里在这里办过一家织席厂,把厅堂当作车间,架了几台织席机,从外面收购蔺草编织席子,兴旺了一阵,但很快关闭了。后来门口挂了一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,更很少有人进去。

他们钻进了李宅的陪弄。这条蜿蜒幽深的陪弄足有几十米长,几乎没有窗户,壁龛里也没有蜡烛,从明瓦中投下的光线很微弱。足音蹙然中,一股潮润的气息从四周将人包围,心头难免有些忐忑。墙壁上似乎有谁绘了妖魔鬼怪,仔细看去,才发现是年代旷远的水渍。

陪弄有几扇腰门通往厅堂。然而每一扇都挂着铁锁,全都是锈迹斑斑。秋成与莫里茨观察了一番,无法进入,终于采取不正当的方式,绕到后门,从一堵坍塌的围墙缺口跳了进去。里面是一个蔓长着青苔和杂草的天井,莫里茨双脚落地时,差一点儿滑倒,秋成赶紧将他拉住。

“飏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一个黑褐色的影子突然钻出草丛，从他们面前掠过，卷起一股冷风，随即消失在阴暗的门扇后。这让他们都吓了一跳。

“这是什么野兽？”

“哦，是……”秋成定神想了想，安慰他说，“是一只黄鼠狼，没关系的。”

“我们两个不速之客，打搅它的安宁啦！”

莫里茨笑了。他觉得他们已经开始了探险之旅。

吱呀一声，秋成推开了通向厅堂的门。随着门白的转动，一股潮湿的霉蒸味夹带着灰尘扑面而来。他犹豫片刻，才走了进去。天色已经渐渐暗淡，老房子内愈加昏暗，静谧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莫里茨掏出了手电筒，借着光亮打量四周的一切。从外面看，李宅门口不大，也不事华丽，里面却显得高大、宽敞、进深。历经岁月风尘，厅堂、楼宅的桁条、椽子、大梁仍十分坚实，庭柱浑圆粗壮，还雕着精细的花纹，室内铺设清水方砖，天井里则铺有青石板。不难想象，当年需耗费多少钱财，动用多少工匠才能建造而成。

他们是从后门进入李宅的。如果从正门走，第一进是门厅，第二进是轿厅，第三进就是主厅。主厅雪涵堂空荡荡的，拆除了织席厂的机器设备后，留下几个搬不动的铁架子，黑乎乎的，总让人觉得暗处有什么诡秘的东西隐藏着。后面有堂楼和厨房，左右则是客厅、书房、厢房和杂屋。主厅的天井里有一座砖雕门楼，颇有气势，可惜用手电筒照了半天，仍然看不清门楼上雕的是什麼。

莫里茨饶有兴趣地四处张望，突然拍着手说：“嗨，吴，今天晚上我就住这儿了，好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秋成怀疑自己听错了，“你说住这里？”

“啊哈！看，多宁静的环境呀！躺在地面上，我也许能听到上帝的声音，还能和两百多年前的古人说话呢！”

“不，不，这里怎么能住人！”这个老外居然想与黄鼠狼作伴，让秋成无法理解，他连连摇头，“到处是灰尘，太脏啦！”

“你看，我带了睡袋呐！”莫里茨指指肩上很大的旅行袋，“吴，你不必担心的，我在中国跑过不少地方了，西藏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山，广阔的内蒙古草原，都去过了，没有关系的，明天早晨你一定会见到完整无缺的老外莫

里茨!”

“莫里茨，你真是太顽皮了!”秋成忍不住笑了。随即又十分严肃地说，“不过，既然我陪你来了，就要为你的安全负责，我不会让你住在这里的……走吧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吃饭去了。”

连拖带拉，好不容易才把莫里茨请出了李宅。如果再逗留十分钟，恐怕这个浪漫的老外又要生出什么鬼点子来。

湖荡镇恰如它的名字，四面都是湖荡，仿佛一个孤岛，咫尺往来，皆须舟楫。与外界沟通，唯有让人坐得心焦的轮船，每天来回各一班。不管是谁，来了以后，当天是走不掉的，只能住进镇上唯一的旅馆。最近，县里制定了修筑公路的计划，已经做了勘察，首先是要在镇边野雉湖口造一座跨度很大的桥，没有几百万元资金是拿不下来的。镇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盼望着。

秋成无论如何要让莫里茨住进旅馆。转念一想，对这个顽皮的家伙仍然不放心。这样吧，不如我也不回家了，陪他一起睡在旅馆里，时刻看住他，哪怕遇到什么不测也容易处理。

晚饭后，莫里茨乖乖地被他押送进旅馆，开了一个房间。

秋成想，按西方人的规矩，是必须给莫里茨单间的，可是由一座老宅改建的旅馆面积很小，仅有的几个单间已经客满。好不容易才挤出一间，提供给这位稀客。那些贩卖鸡雏的，弹棉花的，做裁缝的，只能睡大统铺，十几个人挤一间房。好在他们习惯了，更重要的是能省钱，所以只管操着各自的方言，大谈山海经，热闹得很。

用花毛巾包头的女服务员，殷勤地拎来热水瓶，让客人们洗脚解乏。

秋成与莫里茨一起，坐在洗脸间的小板凳上，卷起裤管，脱掉袜子，舒舒服服地把双脚伸进了木盆，让冒着热气的水浸泡。一股暖意顿时从脚底向后背心升起。

入乡随俗的莫里茨，享受着中国式的休闲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：

“吴，这座旅馆的房子，也有不小的年纪吧？”

秋成说：“是啊，你看天井里的砖雕门楼上，镌有‘厚德载福’四个字，下面的落款是民国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914年。嗯，算起来，距离今天有七十多年啦！”